

写出乡村社会无灵魂的灰色人生 ——论许杰的乡土小说

杨剑龙

我只觉得在我的眼睛里看着的,是可怜的人太多了。我并没有看到光看到爱,我只看到一些无可挣扎的灰色的人生。——他们都是无灵魂的,苦欲的,丑的,罪恶的。因此,我所把握住(如果我能把握住人生的话)都是这种东西。

——摘自许杰《飘浮·自序》

“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作家以前所未有的启蒙精神,描写反映下层民众的疾苦,急切呼唤昏睡民族的觉醒,与传统文学迥异的是,他们在揭示下层社会人们的灰色人生时,十分注重探索民众的内心、挖掘国民的灵魂,他们深切企望民族心灵的觉醒。作为乡土作家的许杰,他的乡土小说创作就在此方面作了诸多的努力,他执意写出乡村社会无灵魂的灰色人生。自 1924 年以气势恢宏惊心动魄的小说《惨雾》享誉文坛后,许杰就以其故乡浙东乡镇为背景,创作出不少颇有影响的乡土佳作,出版了《惨雾》、《飘浮》、《暮春》、《子卿先生》等短篇小说集。1935 年茅盾论及中国 20 年代文学创作时指出:“许杰却是个生产丰富的作家。他写了很多的农村小说,而且大部分是一九二四一二六这三年中的作品。”“在那时候,他是成绩最多的描写农民生活的作家。”^①许杰以其风格朴野缜密的乡土小说创作,奠定了其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的杰出地位。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卓有成就的乡土作家在他们笔下,都建构起了他们独特的乡土世界,鲁迅笔下的浙东古镇、沈从文眼底的湘西沅水,台静农笔下的安徽十字街,彭家煌眼底的湖南溪镇,都具有独特的地域色彩。许杰的乡土小说则大多以枫溪村为背景,构成其笔下独有的乡土社会。作为文学研究会成员的许杰,他的创作努力遵循创作为人生的原则,1922 年他就在《微光文艺社宣言》中指出:“文学是表现人生的工具,它的功用,有如一面镜子,一切人生的悲苦、怨怒、忧愁,都能反映出来。”^②在为人生的文学旗帜下,许杰乡土小说创作着意关注乡村社会下层人们的生活和命运,努力揭示乡村社会中“一些无可挣扎的灰色的人生”。

①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论》

② 许杰:《坎坷道路上的足迹》,见《中国新文学史料》1983 年第 2 期。

关注乡村妇女的命运是中国现代乡土作家创作的内容之一,许杰以其细腻的笔触真切地描写乡村妇女的不幸命运。小说《大白纸》以富有谐趣的笔调叙写了一个爱非所婚的悲剧故事。米良与香妹自小青梅竹马,但香妹却被许给了在城里杂货店学生意的来云,婚后来云须在店里住。米良深夜在窗外听到独守空房的香妹的长吁短叹后,爬进了香妹的房间与其共度良宵。一个有月亮的夜晚,婆婆突然走进香妹房间,她将躲进桌下穿白衣的米良视为一张大白纸,伸手去捡时“大白纸”跑了,香妹疯了,她被绑着强行嫁往远远的山乔去了。小说写出了在封建婚姻压迫下乡村妇女的悲惨遭遇。小说《出嫁的前夜》用细致的心理描写,展示婚非所爱的悲哀人生。由于阿姑病重,要她提前过门冲喜,与那个乳臭未干幼稚矮小的未婚夫完婚,出嫁的前夜,她陷入万分苦痛之中。一直与她偷偷相恋的情人深夜翻墙而入,谴责她弃他而嫁的无情,她欲跳窗出走却跌伤了腿,“伤了腿的她,终于在无可如何中,听着灰色的定命的指使,带着肚里的胎儿扶着病,被他们扶入花轿中了”。小说结尾女主人“这叫做什么生活呢?”的发问,是对这婚非所爱的封建婚姻的强烈控诉。出嫁后的乡村妇女等待她们的仍然是难以摆脱的凄惨命运。《小草》中的碧岩嫂,忍受不了婆婆的欺凌虐待,走投无路自绝于人世。《改嫁》中的启清嫂被婆婆逼迫改嫁、为还丈夫的医药费和丧葬费。在封建礼教封建婚姻的压迫下,乡村妇女始终面临着被人奴役任人摆布的悲惨命运。在小说《放田水》中,许杰刻划了一个十分独特的乡村妇女形象。为了霸占阿元家的田产,有钱有势的张家竟叫人暗中将夜间放田水的阿元打成重伤。勇敢倔强的阿元嫂担当起了放田水的重任,独自夜间荷锄走上田间,克服了深夜独自野外行走的胆怯,将企图调戏她的无赖推倒在水田里,从阻挠她放田水的张家少爷手中抢回锄头。小说以放田水的生活片断,写出乡村妇女对压迫者的勇敢抗争不屈反抗,透露出中国乡村社会的变化和发展。

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血缘社会,它有其独特的伦理结构和礼制秩序,乡土社会中的农人们始终被压在这社会的最底层,许杰的一些乡土作品揭示了下层农人的坎坷人生。被誉为“是那时候一篇杰出的作品”的《惨雾》^①,以一场撼人心魄的邻村间的械斗,揭示了传统的乡村陋俗给农人带来的灾难。为了争夺始丰溪畔一块沙渚的开垦权,毗邻的玉湖、环溪两村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械斗。小说从新媳妇香桂从环溪村回门玉湖庄写起,使香桂始终处于对环溪村中丈夫的牵念和对玉湖庄亲人的担忧之中,既展示了一种紧张压抑的心情和氛围,又揭示了乡村陋俗的原始与蛮野,最后香桂亲眼目睹丈夫和弟弟在残忍的械斗中被打死。小说以缜密有序的艺术结构、细致入微的心理刻划、有声有色的氛围烘托、惊心动魄的场面描写,展示了宗法社会一幕残忍至极的悲剧。许杰笔下的农人们,“他们都在无可如何的大力的命运下挣扎”,有的遭大兵的欺压丢妻毁屋走投无路(《贼》),有的为乡神政权逼得铤而走险哄抢粮食(《墟期》);有的被抓壮丁拼死逃回东躲西藏(《山径》《逃兵》),有的沦为赌徒输尽赌资典当妻子(《赌徒吉顺》),他们难以摆脱坎坷的人生和悲惨的命运。在许杰的笔下,《七十六岁的祥福》中的祥福是个比较独特的形象,他与茅盾笔下的老通宝有相似之处。在动荡的时代中,祥福的四世同堂美满大家庭遭到了恶运,三孙子在杭州被当作共产党枪毙了,儿子玉明与霸占他们田产的财主打官司受挫染病而逝,大孙子在乡间暗暗发动农民运动遭警察追捕。祥福深为孙辈们的安全担忧,他一再劝阻他们不要参加革命。在孙子的启迪下,在活生生事实的教育下,祥福老人亲自送大孙子

①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论》

走上征途,并真诚希望他们的革命早日成功。虽然祥福老人依然天天捧着《太上感应篇》为孙子念经祈祷,但老人内心深处的朦胧觉醒使人物呈现出一种新的时代气息。

许杰在《飘浮·自序》里说过:“实在说一句,因为现在的大多数的‘两脚动物’,还没有觉悟到是沉浮在灰色的人生中,听大力的命运的支配而受苦呢!这便是无灵魂的人生。”因此许杰在乡土小说中,努力揭示乡村社会中人们的麻木灵魂。小说《台下的喜剧》,特意将乡村少妇金纱和演戏小生的幽会被捉奸挨打的故事置于幕后,而着意正面描写一幕台下的喜剧,作者将此桩风流韵事激起的村民们的种种情态心态,写得生动真切维妙维肖,有的斥责他们败坏了村上的名誉,有的咒骂他们不知羞耻,有的兴奋地通报捉奸过程,有的表现出复仇后的快慰,在叙写一幕爱情悲剧的同时,作者着力揭示了,乡村社会的人们在传统的封建礼教道德观念长期浸淫中的麻木心态。《贼》通过枫溪镇月下捉贼殴贼的故事,揭露农人在兵匪欺凌下,走投无路的悲惨遭遇,剖露了乡民们的麻木灵魂。受尽大兵欺凌的王姓农民,他的老婆被大兵霸占,房屋被大兵烧毁,死里逃生的他饥饿中蹚入枫溪镇民的后门,欲找东西吃,却被视作贼给痛打了一顿。小说将捉贼时的情形写得有声有色:“脚步杂踏的声音,拳头落到背上的声音,呼痛呼救求饶求恕的声音,恫吓的声音,讯问的声音,谩骂的声音,立刻便闹成了一片。”连12岁的孩子和奶孩子的媳妇也加入了殴贼的行列之中。小说既写出了枫溪人强悍的民风,也揭示了乡民心态的麻木和冷漠。同鲁迅的小说相似,许杰的不少作品中都着意勾勒一些缺少诚和爱的麻木的看客形象,从而揭示“他们都是无灵魂的,兽欲的,丑的,罪恶的”。在《惨雾》中勾勒了张着洋伞戴着箬帽满山的象蚁群似的观看械斗的看客们的身影,在《到家》里针砭了“无知无识,只知崇拜富豪,崇拜权威”的是非不分的“打圆场”的人们。《七十六岁的祥福》中,革命者方立山被兵士捉住走过街上,从看客们关于××党是不是强盗等等议论里,揭示乡民们落后愚昧的心态,《大白纸》里,香妹被转嫁到深山乔去后,从村民们对良米的讽刺挖苦中,揭示人们缺乏同情与爱心的灵魂。

在中国乡村社会中,官绅政治的压迫是乡民们苦难和不幸的主要原因,许杰在乡土小说创作中,常以辛辣的讥刺之笔抨击封建乡绅和反动官僚。《子卿先生》中的子卿先生是许杰刻划得比较生动的乡绅形象。高傲气盛少年得志的子卿先生是乡绅兼讼师,他凭着威势风流浪于乡间。一天他乘着酒兴踏入合兴馄饨店,千方百计支开店主企图调戏店主阿兴的女儿梅英,醉醺醺的子卿被楼板上的竹篓箱子撞倒,圆滑世故的店主设计将喝醉的子卿关在楼上,唤来子卿的夫人扶走了醉汉。小说通过这幕富有诙谐色彩的闹剧,将绅士兼讼师子卿先生的蛮横傲气风流好色的性格,刻划得栩栩如生。在许杰的笔下还有占人口产横行乡里的塾师北窗先生(《到家》),有赋闲在家私贩烟土为生的烟鬼云卿先生(《末路》),有私派捐税侵吞军属慰问品的丁保长(《墟期》),有能说会道出入于乡绅家中的文辅先生(《赌徒吉顺》),有指挥械斗的前清秀才春舟先生(《惨雾》),有斯压百姓横行乡里的乡办事员正甫(《逃兵》),在他们身上许杰揭示和抨击了乡村上流社会的堕落与罪恶。小说《的笃戏》以一场场的笃戏的演出经过,生动地刻划了抗战期间国民党新官僚县党部张书记长的形象。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县党部张书记长却天天在外“应酬、吃酒、打牌、玩女人”。由于接受了戏班主的贿赂,书记长将戏班改名为抗日剧社后,戏班却依旧上演禁演了的的笃戏。表面上他不喜欢受贿,实质上送来的礼物从不谢绝,以至于送来的火腿挂满了墙,送来的鸡蛋拿出去卖。倚仗权势的书记长太太在的笃戏台前将一岁的孩子打得头破血流,书记长却借太太出门看戏之际与奶妈偷情。小说刻划了一个虚伪贪婪荒淫

无耻的抗战新官僚的形象。

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而步上文坛的许杰，他的乡土小说创作始终以直面人生的态度关注乡村社会下层人们的不幸遭遇和悲惨命运，执著地揭示古老乡村上流社会的丑恶与堕落，他努力以一个人生的批评者和民族批评者的姿态从事乡土创作，他真切地盼望丑恶的旧社会的毁灭、理想新社会的诞生。

二

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作家，许杰的乡土小说呈现出鲜明的为人生的写实风格。由于受到创造社作家的影响，许杰的创作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他的乡土小说常在客观冷静的写实笔调中融合了许多细腻生动的人物心理的描写，这使其乡土作品呈现出与台静农、王符彦等乡土作家冷静客观的写实风格迥异的风采。许杰的小说《赌徒吉顺》描述了沦为赌徒的乡村泥水匠吉顺在赌场上输得一败涂地、为了还赌债和翻本，吉顺忍痛典妻的故事。小说大量地运用了细致入微的人物心理描写，如在酒楼上望见夕阳秋景时，吉顺追想家庭的衰落和妻儿们忍饥挨饿的境遇，在柳林中吉顺想起赌场失意的不幸遭际。吉顺深夜归家决意典妻后，大段大段的自谴自责和自我解脱的内心描写，与郁达夫自叙传小说中人物的内心坦露的描写如出一辙。小说通过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将赌徒吉顺赌赢时的得意、赌输后的悔恨、典妻后的愧疚等，都写得十分真切生动，写出了在金钱社会腐蚀下乡民的堕落与麻木。《出嫁的前夜》真切展示婚非所爱婚姻的出嫁前夜，女主人公矛盾苦痛的心理，《小草》着意剖露受尽欺凌的乡村少妇决意自尽前复杂痛楚的内心。《惨雾》在紧张激烈械斗过程的冷静描写中，从心牵两头的回门媳香桂紧张忐忑苦痛不安的内心描绘，揭示传统陋习的冷酷蛮野，《子卿先生》在馄饨店老板与子卿先生周旋的客观叙写中，极有层次地展示子卿先生企图调戏糟踏馄饨小妹的心理活动，刻划封建乡绅的傲气好色。许杰有时甚至以人物的幻觉或梦境的描写，坦露人物的内心世界，如《大白纸》中以良来幻觉中香妹鬼影的出现，揭示良来对转嫁远山乔情人的日夜思念；以被绑去远山乔的香妹与米哥幽会被捉沉潭的梦境，展示受到封建伦理道德压迫摧残的女子惊恐忐忑的内心。《到家》以被殴打后的旭东朋友送枪相助的梦境，托出了备受恶霸欺凌的青年复仇的决心。客观冷静的写实笔调中细腻生动的心理描写的融入，使许杰的乡土小说在写实的风格中时而透露出浪漫的气息。

许杰谈及他的文学创作时说：“我在未动笔以前，总要把这篇文章的结构、重点，以及转弯曲折的地方，确定了个大概，方才敢动笔。”^①此种意在笔先的创作构思使许杰的乡土小说具有缜密的结构和绵密的笔调。与乡土作家许钦文的创作截然不同，许钦文的小说常以速写笔法截取人生片断构成其小说速写小品式的短章，而许杰则常以层次井然发展有序的缜密结构和工笔画式的细描精绘的从容笔触，构成其短篇小说创作动辄万余字的境况，因而茅盾曾指出：“他最初的两年光景，一气里给了我们十多篇农村生活的小说，其中长的如《惨雾》，有三万多字，短的亦常在一万字以上。”^②被茅盾评为“人物描写并不见得成功，但结构很整密”的小说《惨雾》，以玉湖庄16岁少女秋英的视角展开故事的叙述，将为争夺两村间溪边一块沙渚开垦权而

① 许杰：《我的第一篇小说》，见《语文学习》1982年第12期。

②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论》

引起的一连串事件,作了极有层次的细致描写,玉湖庄癞头金与环溪人的争辩相骂,玉湖人手执棍棒打跑环溪人,环溪人夜袭玉湖庄杀死癞头金,玉湖人鸣锣出战与环溪人相峙野外,第一次短兵相接的流血交战,援兵到后第二次大规模的血腥鏖战。作者将这场蛮野的械斗事件的缘起、发展、高潮和结局都有条不紊缜密有序地写来,加上紧张恐怖气氛的着意渲染,忐忑焦虑心理的细腻描写,血腥残忍场面的生动描绘,将这幕给乡民们带来灾难的械斗展示得淋漓尽致。由于受到胡适关于短篇小说“是截取人生的断片或横断面而写成的”说法的影响^①,许杰的乡土小说也大多截取人生的一个断片,并努力设置较为缜密的故事结构。《出嫁的前夜》以女主人公出嫁前夜的人生断片,揭示婚非所爱、爱非所婚的婚姻悲剧。《改嫁》以婆婆决意将寡妇儿媳改嫁的生活片断,展示乡村妇女的不幸人生。《贼》以夏夜捉贼殴贼的小小事件,揭示农人的不幸人生和麻木心态。《放口水》以阿元嫂深夜独自出门放口水的所思所遇,揭示封建乡绅对农人的压迫欺凌和被压迫人们的倔强抗争。许杰总在事件有条不紊的叙写中、故事结构层次井然的安排中,以绵密细致的笔触将人物的面容神态动作心理、乡村的环境景色风俗风习、故事的来龙去脉情境氛围等,一一予以仔细地描述、细致地刻画,因而使其作品显示出结构缜密而笔触绵密的特点。

许杰曾认为“讽刺文学,是冷观主义,现实主义的表现,并不是热情主观的呼唤。……他在表面虽感悲观,而在内心里却充满热望。他说了可笑的事,道出可笑的现实,在内心里却充满热泪。”^②这种含泪的笑,在许杰乡土小说创作中表现为富有谐趣的艺术手法的运用。许杰常常在创作中精心营构和巧妙安排,以十分机智而精巧的构思形成令人忍俊不禁的艺术效果,而这一切又常是“看似无意,实若有心,看似有心,实若无意。偶然得来,暗暗巧合,不卑不亢,恰到好处”^③。小说《奇特的朋友》讲述了一个富有奇趣的故事。乡间有位奇特的朋友。12岁时家里为他找了个同年的童养媳,18岁家里为他们圆房,他却不理睬新媳妇,新婚三天后不再跨进新房。元宵节母亲为他俩重新圆房,他却独自搭铺睡在橱子前。后母亲又为他们再办重圆酒,并将他锁进媳妇的房里,他却从二楼跳窗而逃,在村高庙中管灯人的脚跟睡了一夜。冷了心的母亲无可奈何只好将媳妇转嫁了,他得了八十元的老婆钱。在这个富有谐趣的人生故事中却透露出封建婚姻的悲剧色彩。许杰的乡土小说中常以富有生活趣味的事件或细节形成富有谐趣的艺术效果:眼花的婆婆将偷汉媳妇藏身于桌底穿白衣的情人,当作一张大白纸去捡(《大白纸》),觊觎邻居之妻小文嫂的木匠金龙,傍晚自作多情地隐入邻家的橱后忍饥受累,半夜摸到小文的床头,被小文夫妇和惊醒出门的金龙嫂当贼抓获(《邻居》)。许杰的乡土小说常在出人意料的结尾中形成富有谐趣的艺术效果:走私鸦片被截获觉得无脸见人的云卿先生,吞食烟浆以自尽,却因烟瘾太大,吞下的烟浆仅使他陶醉了一段时间,他在家中以为他死去的震动全村的哭声中醒来(《末路》)。垂涎馄饨店老板女儿的子卿先生却被店老板设计关进女儿房里,唤来子卿夫人将醉醺醺的丈夫扶回家去(《子卿先生》)。许杰小说中富有谐趣手法的运用有时甚至带着黑色幽默的意味:出嫁的前夜,企图跳窗出走以反抗婚非所爱婚姻的新媳妇却跌伤了腿,只能听灰色命运的指使被抬入花轿中(《出嫁的前夜》)。一心想为田产被侵又遭毒打向恶霸复仇

① 许杰:《我的写作生活》,见《许杰散文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4月版。

② 许杰:《谈讽刺》,见《许杰散文选集》

③ 许杰:《谈讽刺》,见《许杰散文选集》

的青年旭东,却因前膛枪多年不用而倒坐打伤了自己(《到家》)。这种出人意料的结局虽合情合理,读来却令人感到有些过于残忍的意味。小说《的笃戏》通过表面上的道貌岸然关心抗战而实质上的男盗女娼荒淫无耻的反差,对县党部书记长作了辛辣的讽刺;通过欲在戏台前大耍官太太淫威却被一孩子从背后抹了一脸牛屎的结局,对书记长太太作了肆意的嘲弄。许杰乡土小说中谐趣手法的运用,不似鲁迅的《阿Q正传》以辛辣的冷嘲笔触构成作品强烈的幽默讽刺色彩,也不象老舍的《老张的哲学》刻意幽默、努力寻找夸大生活中的笔料、有时使幽默流入于油滑。许杰在机智自如出人意料而又合情合理的情节故事的细心安排中、生活细节的细致描绘中,使作品自然而然地透露出一种具有趣剧、谐谑曲意味的诙谐和风趣。

许杰的乡土小说创作始终以其故乡浙江天台的乡镇生活为素材,他的乡土小说呈现出十分浓郁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许杰常以细腻的笔触描绘枫溪村独有的浙东乡村的景色:湍急的溪流,绵亘的远山,开阔的平野,长长的石桥,柳林苇丛,祠堂古庙,老樟枫叶,戏台山村,他将临镇傍山的枫溪写得古朴而生动,许杰有时常借乡村景致的描绘烘托人物的情感与心理。许杰十分关注风俗画的描绘,为故事的展开设置了一个乡土气息扑鼻的人生舞台,从蛮野的械斗场面的描写(《惨雾》),到残忍的典妻风习的叙述(《赌徒吉顺》),从为童养媳圆元宵节吃肉团面的风俗的展示(《奇特的朋友》),到为病沉的婆婆冲喜新娘提前出阁准备婚妆的情景的描绘(《出嫁的前夜》),从乡间的笃戏演出喧闹场景的描绘(《台下的喜剧》),到乡镇夏夜纳凉的闲适风情的叙写(《贼》),都透露出浙东山乡间浓郁的地域特色和乡土气息。与鲁迅笔下的鲁镇农人的怯懦忍辱不同,也与鲁彦眼底陈四桥人们的势利浇薄迥异,许杰乡土小说中的枫溪村的人们朴实豪爽好胜倔强,无论是执意追求自由爱情的香妹(《大白纸》)、金纱(《台下的喜剧》),还是一心企图拼死复仇的多理(《惨雾》)、旭东(《到家》),无论是走投无路竭力反抗的阿元嫂(《放田水》)、奇特朋友(《奇特的朋友》),还是努力鼓动乡民团结斗争的大宝(《七十六岁的祥福》)、张老师(《墟期》),他们身上都带着浙东山乡村民独有的性格与秉性。许杰的乡土小说呈现出朴野浑厚的乡土特色。

从总体观之,许杰的乡土小说创作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他有时对乡村人物心理心态的描绘带着过于浓郁的知识分子气息和都市化色彩,使其笔下的人物的身份与性格不相吻合,如赌徒吉顺决意典妻后大段的心理忏悔(《赌徒吉顺》),乡村少女出嫁前夜与情人花前月下幽会的甜美回忆(《出嫁的前夜》),来良为香妹被远嫁的自谴自责(《大白纸》),碧岩嫂决意自尽前复杂紊乱的内心世界(《小草》),都带着都市人、知识者的情感特征和性格色彩。许杰乡土小说文笔的细腻绵密,以至于有时显得过于繁缛和铺陈,不够简洁,缺少疏密有致的安排,读来有时感到密不透风过于逼促之感,从而减少了给读者留有想象和回味的空间。然而瑕不掩瑜,许杰在乡土小说创作中的辛勤执著的耕耘,使其成为享誉中国现代文坛的杰出的乡土作家。许杰的乡土小说创作受到过鲁迅作品的熏陶,又受到契诃夫小说切入生活讽刺笔法的影响,其乡土小说创作在写实笔调中融合了细腻的心理描写、缜密的结构绵密的文笔、富有谐趣的艺术手法、朴野浑厚的乡土特色,构成其乡土小说创作朴野缜密的独特风格。